加强联系与合作 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

——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

戴 逸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sources, archival materials have thre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direct, plentiful, and systematic. Historians of China have invariab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archives; and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works have relied extensively on them. We hope that society will continue to value its archival resources, opening them to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and archival fields will be strengthened, enhancing their mutual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即将闭幕之际，我能以中国史学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在此向来自各国档案界的代表们发表演讲，深感欣慰和荣幸。这不仅是大会组委会和国际档案理事会给我个人的极大荣誉，而且也是中国档案界和国际档案界给中国史学会和史学工作者的极大荣誉。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和史学工作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五天中，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成果的学术讨论。本届国际档案盛会，其规模之巨大宏伟，气氛之浓重热烈，内容之丰富多采，形式之多样新颖，见解之精彩创新，不仅为在座的各国档案界代表所首肯和称道，而且给我本人和我的同行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们所表现出的保护世界记忆、维护历史真貌、服务现实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不能不令我们史学研究人员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肃然起敬！

本届大会，对档案学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对各国档案工作中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共识，这必将推动各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本届大会不仅是前12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继续，而且由于它是在世纪交替时期召开的本世纪最后一届国际档案大会，肩负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历史使命，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为与中国档案界有着多年密切交往的史学工作者，我愿意站在大会组委会和国际档案理事会为我提供的庄严讲坛上，阐述我们史学工作者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表达我们史学界继续获得档案界的合作与支持，共同推进历史研究和档案工作不断发展的诚挚愿望。

对历史研究和史学家来说，档案与其他史料相比，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直接性。档案是当事人亲身经历的直接记录，而非事后的回忆或听来的传闻；是在

事情处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加工编造的。因此，它避免了记忆的模糊、传闻的错误或主观的臆想，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是原原本本的历史记录，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帮助史学工作者再现历史的最好工具。

二是丰富性。每个档案馆的档案都积屋盈橱，汗牛充栋，全中国、全世界的档案数量更是浩如烟海，不计其数。其内容之丰富，信息量之巨大，是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因此，它是史学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和知识源泉，是研究历史的最丰富的食粮。

三是系统性。每个全宗的档案，都较完整地反映了每个机构或人物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事件的源流本末、过程细节，在档案中都有着忠实的记载。档案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历史的全貌，能使史学研究者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各个具体细节，帮助史学家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正因为如此，档案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不但我的前辈们以及我们这一代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大量利用过档案，而且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学生和后辈们研究历史时也要求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档案。我的所有研究生，几乎都到有关档案馆利用过档案。无论是中国过去的史学家，还是当代的史学家都把档案看作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史料，看作历史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历史研究。

由于档案对史学的作用如此重要，因此，档案工作与史学工作，档案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也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对此，我仅想以中国为例加以说明。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档案工作与编史工作是集于一人的。文书的记录、形成、保管、使用，以至于史书的编撰，都由称为“史”的一类人担任。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史”的涵义就是指手持簿书档案的人。即使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各自有了专门的职责，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曾管理过档案。例如：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承袭世职为西汉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档案，因而博采史料，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公元一世纪开中国纪传体断代史先河的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曾长期在皇家档案图书机构兰台任过职；公元十二世纪首创出中国典章制度通史的南宋史学家郑樵，也曾在中央档案机构中管理过档案。可见档案工作这一园地，是孕育杰出史学家的沃土。

第二，许多著名的史学著作，都是直接运用档案编纂而成的。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成果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后，都为前一王朝修撰一部史书；每位帝王，都有《起居注》、《实录》等专门史书，记载其日常起居言行和政务活动；每一级地方政府，每一个大姓望族，过几十年都要新修一次方志、家谱。历史上的数万部史志谱牒，很少不是根据档案编纂而成的。当代一些著名史著的撰写，也是大量利用了档案，充分吸收了档案的营养的。可以说，是档案熔铸成了史学著作的辉煌宝鼎，史学的大厦，正是建筑在档案的基石之上的。

第三，档案史料的发现、开放或公布，深刻地改变着史学的研究。本世纪前半期，中国曾先后发现了四批重要档案，这就是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内阁大库档案。它们被发现后，都曾轰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学界、学术界，不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把中国殷商史、两汉史、南北朝隋唐史、明清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而且还分别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史学新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档案史料大量公布，历史档案对外

开放，中外史学界大量利用了中国档案，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的许多重要变化：一些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被拓宽，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一些历史研究的传统结论被修改，一些流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被改变。这说明档案对史学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刻的，史学变革和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档案。

第四，档案工作者也积极参与着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工作者经常与史学工作者合作编纂出版档案史料，共同举办各种史学研讨会，联合进行各种史学专题研究。不少优秀的档案工作者，同时也成为出色的史学研究者；一些著名的档案馆，正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支生力军。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优秀成果，成为这些史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军。这表明档案工作者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盟友，是史学研究的得力参与者。

正由于档案工作与史学工作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也愿意代表中国史学工作者，向各国档案工作者表达以下几点殷切的希望：

第一，希望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决定档案存毁时，更多地考虑档案的史学价值。档案除具有行政查考的现行价值外，还具有编史育人的史学价值，而且时间越长，档案的史学价值就越大，对史学研究就越珍贵。档案工作者在对档案价值进行鉴定，特别是决定档案是否留存时，不仅应考虑档案是否具有行政查考的现行价值，还应同时考虑档案是否会有学术研究的历史价值；不仅应从行政学的角度和纯经济的意义上去考虑如何决定档案的存毁，还应同时从历史学的角度和社会的意义上去考虑如何决定档案的存毁。事实证明，档案工作者越是具备历史的眼光，就越能正确地把握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就越能为历史留下真正值得永久保存的档案。

第二，呼吁全社会并希望档案工作者更好地爱护、保管各国的档案遗产。档案是珍贵的文化财富，但又极易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而且一旦遭到破坏，又是不可再生和难于弥补的。因此，不少历史档案遗产，有的已经灭绝，有的正在濒临灭绝。全社会和每一个公民应把保护档案资源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为保护和抢救档案遗产，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近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支持下，国际档案理事会正在国际档案界组织实施“世界记忆项目”。实施这一项目，对于抢救濒临危境的档案遗产，保证档案文献更久远地流传和被更广泛地利用，将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史学工作者，除了呼吁各国政府要更加重视对“世界记忆”的保护外，也希望各国档案工作者，更加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世界记忆”抢救活动，进一步妥善保存本国的档案遗产，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希望各国档案界进一步开放档案，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大的方便。档案开放对于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发展文明，促进进步有着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由社会变革引起的官府档案的大量流向社会，曾造成学术的繁荣，形成诸子竞存、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世界历史上，由法国为先导、其他国家相继实行的档案向社会开放，也为近现代人类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档案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史学界，因此，史学界对档案开放盼望最殷，要求最切。当前，各国档案开放的进展还不平衡，档案开放的程度也与史学界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也希望档案界不断关注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新要求，进一步打开档案馆的方便之门，为各国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条件，促

进史学研究的更加繁荣。

第四，希望进一步加强档案界与史学界的密切合作。各国档案界与史学界的共同合作已经由来已久并愈益成功。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史学界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为全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这一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希望档案界和史学界在新的起点、新的高度、新的领域，以新的形式，开展更加广泛、更加密切、更有成效的合作，促进档案事业与史学事业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一直享受着档案工作者用辛勤劳动所带来的各种泽惠，也一直感受到档案工作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精神的伟大和动人。史学的繁荣与进步，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奉献与支持；史学的辉煌成就中，有着档案工作者的一份功绩。为此，我利用这一机会，代表中国史学工作者向全体档案工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并由衷地祝愿中国和世界各国档案事业蓬勃发展、繁荣昌盛！